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二

宋 陸游 撰

孟陳韓侂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歛兵誘而憾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

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敗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

文徽駭異用為戰槌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
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
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
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即
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
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
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
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

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寨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為將唐兵兩取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

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
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
以弟劔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
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
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
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
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

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令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

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
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
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
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
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
齊丘為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
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

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
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
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
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
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
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
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
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

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閼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

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

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
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
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
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
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
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
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
援都監與邊鐫許文鎮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

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禎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祠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

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錡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遜之時固未為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為俘

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即亡而亡形成
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三

宋 陸游 撰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瞻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為清淮軍節度使仁瞻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瞻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

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倘以壽州最為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

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瞻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上仁瞻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閒若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瞻曰周人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

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

仁瞻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
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
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
可下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為唐守渦
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
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
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
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仁瞻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

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

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
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
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
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
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
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
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
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

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
聞仁瞻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瞻有
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瞻若拜謝庭中加
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瞻子崇諒為進奉
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瞻至今廟
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
列仁瞻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

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
父老喜言仁瞻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令傳
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
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瞻天平
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瞻
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
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
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

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
瞻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
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
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猶潔閉門苦學不
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輩薦于元宗起家祕
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
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遷

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主以
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周有言得者時
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
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
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
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令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
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
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

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芸是為事事往而記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耶孰為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

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
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
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
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
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
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
偽遂使家國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
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
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
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
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所排乃

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
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為泣下及王
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
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
於家授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
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
愎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

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為降虜
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
罪至斥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
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
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為出師數萬為
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

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為
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
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
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
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為衛
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
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
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為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

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

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

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
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
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
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
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
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
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巍我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宮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
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
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
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
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
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
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
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

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

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

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饗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饗道盡保其壁壘或

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
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
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
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鉞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
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亡也慎儀為徽
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
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
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南唐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四

宋 陸游 撰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

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懼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沂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為賞薄又邊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

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為守備
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
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
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
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
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
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為
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

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櫂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東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

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具草延謂愧其言
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
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
命以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
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
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鵲河遣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
衝臨城鑿城為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陷彥卿
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
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
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
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
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
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為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渝雖劉仁瞻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庠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

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
肇率敢死士十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
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噪乘之
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
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
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
中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
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

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勲朱全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擿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已為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勲等惑其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

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為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

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擗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鰲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為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

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
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
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
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
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
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
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

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王師來討以絳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欵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

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而復

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蒯鰲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鰲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迺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鰲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京師擢進士第仕至殿中

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釐恥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為翰林學士烈祖
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
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間起家為太常寺奉禮
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
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
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
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

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

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欵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

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
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
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
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
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
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
及發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

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

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
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陸氏南唐書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瑩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謝大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五

宋 陸游 撰

周鄭李三劉江王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

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

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
公途益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
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
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
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
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
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興猶嫚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遽去歲餘劔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

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
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
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
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貞
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
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
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
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

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簑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

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
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
為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
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
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
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
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

倒之矣其疎豁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

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

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
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
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為屢為有司所黜
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
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為
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

頗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誚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蚺蛟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

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
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
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
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
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
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時
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
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
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
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
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
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
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

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
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
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
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
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
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
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為諸道
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

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
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
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
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
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隆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
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
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
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

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

卒年七十餘

劉承勲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勲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姦

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勲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勲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叙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
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
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
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
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刀將
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
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

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
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
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武帥遇一
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
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
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
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為道

俊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蒯鰲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王與合肥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與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

小營謂興曰爾往為我取彼興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
爾憚往耶興曰公必不以興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
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
自行今為爾功勞而遣之興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
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
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
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興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興
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興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

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與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與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

至老不瞋亦無癡癘攻潁州倚營門仗劔驅士卒登城
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
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為宋齊丘
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
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
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
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

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汧州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

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
正人元宗怒併置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
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為與援岑所得
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
敢為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
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六

宋 陸游 撰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
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
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
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安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
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馬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

受禪立為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邁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

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暹宮中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

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頗恃功頗頗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

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後主即位為
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
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
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
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
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采之妝

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
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
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含玉卒於
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
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燭之與訣自稱鰥
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
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
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

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
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
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
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
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慰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
亦能為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
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

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
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
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邊
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以工
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
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
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

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
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
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
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
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
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
達种氏生江王景邁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
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
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
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
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
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
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有

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
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
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
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
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
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
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
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

推謝無迂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
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
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
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
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
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
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
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為太子弘冀嘗

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
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
使親吏持醢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
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歛體已潰元宗素友
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
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醢之事
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

勞七月既望霄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
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
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
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
迫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
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
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

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
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
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巳欲以虛
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
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巳張易語景達曰
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
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
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

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得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高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邁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邁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邁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賴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邁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邁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邁獨尊六經

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鎡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

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
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
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
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
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
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
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即
日大為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龍武

都虞侯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
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
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
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
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
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
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
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為元帥奔潰南歸

獨弘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遇酖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緝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

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為常顯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

子之德在侍饁問安令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為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辛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

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
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
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
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
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
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
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

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餠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予告之曰昔子之壯也意如馬心如孫情

槃樂恣驩賞忘勞
情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
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
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
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糟
年年不負登臨節
歲歲何曾捨逸遨
小作花枝金剪菊
長裁羅被翠為袍
豈知萑葦乎性忘
長夜之靡靡
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
今予之齒老矣
心悽焉而忉忉
愴家艱之如燬
縈離緒之鬱陶
陟彼岡兮跂予足
望復關兮睇予目
原有鵠兮相從飛
嗟予季兮不來歸
空蒼蒼兮風淒淒
心躑躅兮淚連沍
無

一驪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
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
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
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
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
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
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

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鑑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諭指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

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朝
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
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
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

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主出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為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

瑤燈為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卒追
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劇
數日而絕

南唐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七

宋 陸游 撰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為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
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
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
等對曰多食山雞鴈鵠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
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

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筭而已發筭覩二錫丸亦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劒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劒客也求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

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展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勲亦知音絕歎賞之冠竟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

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鶯鶯餅天喜餅馳蹄餛飩春分餛飩密雲餅鐺糟炙瓏璵餛飩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為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

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
內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
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
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
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
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歿悲
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
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

中齊丘取觀為杖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
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
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
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劬地
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
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
天心正法効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

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
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
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劒考治見女厲自訴詰旦屏人
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
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喫之命工施
鑿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
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守沖潘辰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

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沖適詣宮門獻丹方康亦以方
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僊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
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勲建
勲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
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
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
汝宜以為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常著

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
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
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
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
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取視
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
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
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

后所在取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
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
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取亦不復
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
今猶有取先生寫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
牒放逸不能盡見撫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
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
事數面誚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
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唐仁
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
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

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
以良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
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
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
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
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
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

戰俱歿不同行者亦歿於它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

陳襄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丕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宋齊丘
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為吳室冢婦而國亡中懷
憤悵聞人呼之為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
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為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
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
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錄節義以表
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為禍首

耶文微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
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
之媛斃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
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南唐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八

宋 陸游 撰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贊烈祖

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蜀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為姦利逐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

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薦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瘤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焚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且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或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

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賂貴要為與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

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
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
米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
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
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
城一麾圍城之師為小却後主真以為佛力合掌歎異
厚賜之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
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

其姦殺之羣僧懼併生誅乃共乞授甲出鬪或國難後
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
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
為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
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
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
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紩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摩哩尼嚕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信威

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
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
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
產充庭納賁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於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
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
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
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

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烏裕被殺弟舒嚕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
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
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
有番官伊勒希巴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
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
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烏裕即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
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

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
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
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
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
乃以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
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號子歸聞奏散號子不知
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

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歿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舒魯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劒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

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
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為興師之
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
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
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
能為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異
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

俗重區頭生男且且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賤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厯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

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
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
柳勲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攷矣

南唐書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音釋

習氏明晉紹漢比宋論乃章漢事失于陳志唐尚有是書戚光既校之并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一昇

音弁曰光貌明也又喜樂貌或作怍

憲宗第八子

憲宗凡二十子見唐書宗

室世城昇州

古金陵唐稱昇州城始東南跨淮水即今城也又見後周宗傳

蒜山

在鎮江城

西三

押闔

押通作擺開也鬼谷子有押闔篇蘇秦學押闔揣摩

銅駝橋

即今金陵城東十里

銅橋据五代史及第音弗草多也南郊牛頭山有廢宮址相傳為是山

見浮太廟金陵志令乾明尼寺是其址玄武湖見馮延巳傳鍾山在城東北十五

里即蔣山東南之鎮名山也迎鑾鎮見揚州馬元康胡恢宋陽羨馬令祖太學博士

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間繼成南唐書三十卷恢金陵人宋華州推官嘗蒙太學石

經博物強記賦否人物能詩○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

卯烈祖實錄十三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撰連傳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十卷宋太宗

以徐鉉湯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晁无咎曰王安石言鉉書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於

春秋其子之義為得也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書佑死以妄宜惟厚誣忠臣其欺君亦甚世多以此言為然獨

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父事迹略與江南錄同乃知鉉等
非欺誣也悅即殷崇義避宋諱改姓因并易名江南
別錄四卷宋陳彭年撰吳唐四主傳也南唐近事二卷
江表傳三卷並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卷宋龍衮撰
凡八十四傳江南館載二卷其序言鉉等奉詔為江南
錄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皆不足以史
稱而衮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遺於楚州其事有六
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以類相從云鄭君序者皆
不著名已上并馬胡二家凡十一書惟陸游徧取折衷
成此書也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豈時以私著避
也

元宗

二弟景

俱永切
不音景

過

字通

近濁

唐天文志流星尾長丈
餘出紫微入濁大星自

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竇羊音訓曰天與地際處曰濁
案宋天文志有星出濁有星出東壁東北速行至濁沒

六月朔日食五分至酉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刻虧見東北方食及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復五分月食戌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負六分在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以日月食朔望出沒之際觀竇說並明矣又凡此書星變五代史少微長垣各四星在賈倫通鑑皆不載蓋其史失之

切美也玉名瑫他勞切柳慶林切環纖榜音彭苔擊也漢書榜苔

作賈通作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周孫晟即孫信

祖郭威即帝位稱周追誅雪律切音戌說文誘也或作

誘怵也令俗猶云相謗怵謗音小

後主第三煜音耀殷崇義見烈祖紀暴張張通作漲漲亦

三

耀也

馬元康下

通平聲江淹詩

雲霞肅皖

合版切山
在舒州

閻彥

是姓書口庚也俗作閻不言

二姓並音戈過風俗通夏侯氏焉漢有兗州刺史
詡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于過謂之過流

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東萊掖縣北過鄉是也宋
季有尚書郎曷望出高平渦楚大夫封渦因氏焉三輔

決錄有扶風太守尚或以曷即渦非也宋季猶有過曷
或曰即過後世去走如隨為隋爾亦非也鄭樵氏族略

以古帝名為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曷音同而宇
近曷當是媧而去女文爾案秋浦志載池牧守自唐康

震蕭復至南唐鄭彥華曷彥凡
九十五人惜彥事績莫考也

鍾蒨

字德林案徐鉉王
夫人墓誌王太原

人家豫章蒨父司徒纘戎是邦因娶焉二子長懷建繇
校書郎歷東府掾以羣從百口家豫章辭祿公朝因除

洪州都督府司馬次蒨也以屬詞敦行從事成藩累登
臺郎為集賢殿學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鉞臨川

朝廷憤選英條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
郎中既拜而夫人疾亟以文泰元年卒于京師嘉瑞坊
官舍鉉又有保大九年送德林負外赴東府亞尹詩序
鉉等餞于石頭城分題為詩舊有賦山別諸知己詩云
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數長恨隔嵯峨有
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克
復揚州後以舊輟侍從攝尹正東府鉉等分韻賦詩弟
錯亦與有序舊有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
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漢無
定似驚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此鴻舊之才譽亦可見
矣但馬承信兄弟事未詳舊嘉瑞
坊在令城內東南隅舊倉甸切
青山案即志後主獵
青龍山一牝狙
觸網淚下稽顙屢顧其腹後主命虞人守之其夕生二
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囚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
因得減死青山在城東三十五里然城南四
十里亦有青山但郡志所傳若頗悉爾
膜拜長跪拜也膜音

謨

唐年世總釋

凡七十
二年

唐天祐元年

甲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
溫弒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

二年

乙丑蜀
天復五

年

三年

丙寅蜀天
復六年

四年

丁卯蜀天復七年○朱
溫篡位稱梁開平元年

五年

戊辰

晉岐淮南○
蜀武成元年

六年

己巳晉
岐淮南

七年

庚午晉岐吳岐王承制
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

八年

辛未晉岐吳○蜀永
平元年梁乾化元年

九年

壬申晉
岐吳

十年

癸酉晉
岐吳

一年

甲戌晉
岐吳

十二年

乙亥晉岐吳○
梁貞明元年

十三年

丙子晉岐
吳○蜀通

正元

十四年

丁丑晉岐吳○蜀天
漢元年漢乾亨元年

十五年

戊寅晉岐吳
○蜀光天元

年十六年

己卯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

十七年

庚辰晉岐

十八年

辛巳

晉岐○吳順義元年梁龍德元年

十九年

壬午晉岐

同光元年

癸未晉莊宗復唐政元岐

尋內屬

二年

甲申三年

乙酉

天成元年

丙戌明宗立改元○吳越寶正元年

二年

丁亥○吳乾貞元年

三年

戊子○漢大有元年

四年

己丑○吳太和元年

長興元年

庚寅

二年

辛卯

三年

壬辰

四年

癸巳

應順元年

甲午

閔帝立遇弒清

泰二年

乙未○吳天祚元年蜀明德元年

三年

丙申○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

天祐至是三十三年

昇元元年

丁酉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末極矣然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

謂人心無絕也孰五季無君哉

二年

戊戌○蜀廣政元年

三年

己亥○閔永隆元年

四年

庚子

五年

辛丑

六年

壬寅

七年

癸卯

八年

元宗立

九年

改元

保大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保大二年

甲辰

三年

乙巳

四年

丙午

五年

丁未

六年

晉亡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戊申

漢元

七年

己酉

八年

庚戌

九年

辛亥

十年

周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一年

癸丑

十二年

甲寅

十三年

乙卯

十四年

丙辰

十五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年

丁巳

北漢

中興元年

戊午

初改

交泰

元宗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昇元

至是

二十二年

天祐

至是

則五

十五年

自武

德至

是三百

四十二

年矣

使元宗

能安天

祀周

能世

敦王道

以

○周顯

德六年

元宗

十七年

己未

天子

命城

金陵

七年

元宗

十八年

庚申

○宋建

隆二年

元宗

十九年

辛酉

元宗

殂

後主

即位仍奉其正朔
宋又始稱詔于唐
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癸亥二年

後主四年
年甲子三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丁卯開寶元

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後主十一年辛未五

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

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

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祀宋國
隋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州軍總音釋凡州軍三十八

昇都金陵府以宣之當塗廣信并置蕪湖銅陵繁昌來屬及當塗為雄遠軍復以池之青陽來屬與舊領上

元江寧句容溧水揚陵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為廣陵以海
溧陽為十縣也

建武軍改楊子曰永貞雄割揚之六楚順以鹽城屬秦吳
以其白沙鎮為迎鑒鎮合天長置

泗滁改永陽和光黃舒蘄廬昭順壽清
曰來安

軍海泰以揚之海陵置領揚之興濠定遠通靜海雄
化楚之鹽城置泰興如阜

遠軍見潤鎮海常宣見昇歙攝池康化軍置銅陵吳
昇州

饒永平軍信置鉛江奉化軍置德安瑞昌湖口東流洪
置德興

南都南昌府置清江鄂武昌筠割洪之高安置上高
改新吳為奉新置靖安

南城置建武軍州以出竹名袁置萬吉置龍虔昭信軍
宋瑞州開軍吳招武軍載

龍南石城上建

永安軍改忠義軍置歸化建寧

汀

劍

汀置南漳州改名以泉

州之長泉清源

秦屬

軍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之十八

宋齊丘

第一詩

凡三十四韻有曰山威龍虎健水黑螭蜃作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金桃帶葉摘

綠李和衣嚼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一日賢太守與我觀索箭乃陪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令石刻王紹顏奉勅書貞竹無威衰媚柳先搖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周宗

第二臺城

六朝宮也在都城內北烈祖因築府就為宮宋為府治後為行宮在令郡城內北志

謂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築摺襍頭角

見李建勲等畫影皆賴襄公服

一如盛
唐也

徐錯

錯音楷又音皆
九江謂鐵為錯
諦音帝審也

邊鎬

鎬音好柳
見元宗紀

柴克宏

第三顏廉又音贊
頭大也

王會

弣音叨弓
衣也

游簡言

譴音讀怨
謗也

刁彥能

舉刀示先主

先主蓋舊書文
當云烈祖也

鍾謨

第四沾沾自銜
沾音暗輕薄也
沾自喜銜音縣說文自矜也

朱匡業

第五

朱元叛元宗議親征

元本作烈祖令按其事正之

朱令贇

贇

見元宗紀

江文蔚

第七

舍爵策勲

出左氏舍去聲

馮延巳

第八

顧

見上柴克宏傳

延魯

玄武湖

在金陵城北近事湖周廻

十數里幕府難籠蔣山環徧左右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每栽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云

案湖宋王安石言開為田令成平陸矣

孫忌

豆盧

姓出北地

彭師曠

曠字通作皓皓

韓熙載

第九梅嶺岡

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有無字碑今皆失其處

慕容紹宗

北

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歡命其子澄用之故曰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

劉仁贍

第十壽州

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軍淮下蔡改名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復以

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正軍宋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令安豐路也

潘佑

見上馬元康下

嚴續

肺附

見漢書劉向衛青傳肝肺相附著也附通作腑音副

張易

鬼我

即魏我鬼魏古通

暗噁

史記韓信傳暗噁叱咤索隱曰暗於鴟切噁烏路切

懷怒氣也漢書作音烏猝嗟晉灼曰音烏悲怒聲也

郭廷謂

第十竿

通作筴音昨以竹索為橋也字又音窄而義異

林仁肇

植

音剔挑也發也漢趙廣漢傳發姦植伏揚子植垣索塗字又通作摘擲而音義異

盧絳

新淦

漢縣隋以屬吉州宋以屬臨江軍淦水出焉淦從水金聲古暗切

陳喬

脱屣

屣音徒孟子猶棄敝屣也又通作躡履不躡根也屣所寄切

李元清

第十

趨

音驕善走也捷也

魏岑

怵

見上元宗紀作誅

元宗子從善

第十

恂

紫緣切詩憂心恂恂蓋兼綰絰捐委之義

雜藝方士吳廷紹

第十

飴

音怡也

潘康

紫極宮

南唐近事。康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師怒。搜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寤不

復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之。骸骨尚在這。無異焉。

耿先生

燭

火乾也。亦作炒聚。

方山

在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仙翁所居。有丹井一名天

印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火正。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即焚之也。

節義

史諜

諜通作牒。札也。漢志披圖諜。

吳媛

媛音媛。女賢也。字又通作娟。

晬

祖對切。子生一歲也。

浮屠

第十

身毒

身音指。又音乾。毒音萬。國在大夏東南。今呼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萬萬省作

竺又轉為竹音也

衣祴

語出佛書祴音劉字書衣裾也

牛頭山

在城南三十里即晉王導指為

天闕者

契丹

梅

俗作璚

賁

徐刃切會禮之財也通作贐漢書唐書作逌

高麗

倭

窩

龜茲

音丘慈○已上音釋姑据所知亦有特略之者加詳者幸觀者審焉

乾闥婆 迦摩羅 山 寶

南唐書音釋